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

# 我的第一个先生

WO DE DI YI GE XIAN SHENG



任大星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

任大星 著

# 我的第一个先生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

我的第一个先生

任大星 著

---

责任编辑:阎 丽

装帧设计:诚 然

美术编辑:李文章

封面画:郭明志

责任校对:贾 伟

插图:韩 硕 赵东瑞

---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---

印 刷:石家庄市东方彩印厂(石家庄市青园街南头)

---

经 销:新华书店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32 8.00印张 160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

1998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:10 001—20 000 定价:9.00元

ISBN 7-80611-526-9/I·514

## 出版说明

为了满足广大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,提高他们的阅读和鉴赏能力,我社编辑出版了这套《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》。

本文库包括叶圣陶、冰心、巴金、张天翼、严文井、金近等数十位名家的作品精粹,有童话、小说、散文和诗歌等几个方面。这些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学珍品,曾经熏陶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,此次编入本文库,由我社重新出版,相信也一定会受到今天的小朋友们的欢迎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1996年11月

## 总 序

陈伯吹

上月底，意外地得读来自石家庄的信札。令人非常高兴的，这是一封写得十分美好的信，是由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寄来的。

得知他们决定出版《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》，这更叫我高兴，还要叫我感谢。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我支持他们的工作。

但是我却不只身体不好，而且精神也不好，对向我推荐的几十篇作品，要我给予评价，这确是个难题。

叶圣陶的《稻草人》，凡是读过童话作品的，都会表示赞赏。在农村，这是常见的东西，但是写出新意来的，可不多，所以这作品获得读者的赞美并且欣赏。至于其他多篇，鞭挞丑恶的事物，颂扬新鲜的景观，那就不一而足了。

另一位著名作家谢冰心，光是散文，就有四十多篇。当年作者横渡太平洋，留学美国，见到的景色，在景色万千的异国

风光中，笔底下，尽情地抒发了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亲朋、对家属的怀念，创作了对长辈、老师、亲友的回忆……这一系列的作品，感情深沉，意境优美，语言清新而自然。

其他尚有任大星的《我的第一个先生》等十三篇，虽然从旧日生活取材，但描绘得深入动人，给读者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同时又不能忘却他的胞弟任大霖以及所作的作品，谁都得他笔下的慈祥的长辈，亲密的朋友，以至于对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的感情，特别像写的《水胡鹭在叫》，有浓厚的抒情色彩。

……

另外，还有巴金、张天翼、严文井、金近等人的作品，迄于今日，仍然成为儿童文学库房中的宝藏。……

处于儿童时代的孩子，多多诱导他们阅读并欣赏含有科学性的文学作品，使之欣然地引领遥望未来的美好场景，从而获得好奇、求知的极大满足。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，有这样众多的少年儿童，难道不应该如此吗？

愿《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》能满足广大少年读者的阅读期待。

（很对不起，精神不好，写不下去了，恳请原谅。）

1996年10月于上海，时年九十一岁。



## 目 录

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双筒猎枪 .....    | (1)   |
| 挨饿的日子 .....   | (13)  |
| 我的第一个先生 ..... | (33)  |
| 三个铜板豆腐 .....  | (48)  |
| 大钉靴奇闻 .....   | (59)  |
| 鱼 .....       | (87)  |
| 菜园里的大枣树 ..... | (101) |
| 摔碎了的奖品 .....  | (108) |
| 外婆的死 .....    | (126) |
| 玩的本领 .....    | (138) |
| 心中的桃花源 .....  | (163) |
| 病魔 .....      | (178) |
| 我的童年女友 .....  | (200) |

**代后记：我的成长道路和我的艺术追求**

——在日本大阪中日儿童文学研讨会上的讲演(摘要)..... (243)



## 双筒猎枪



我十二岁那年，爸爸妈妈都被日本飞机丢炸弹炸死了。家里没有人了，我只得住到娘舅家里去。那是离开县城七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，因为村子四周全是山，地名就叫山岭圈。

我在那儿结识了好几个朋友，当中和我感情最好的，要算邻家阿仙婶婶的女儿月华。月华比我小一岁，个子很瘦小，但动作很灵活。她整天赤着脚，在泥地上跑来跑去，帮助妈妈搬柴草、打水、喂鸡鸭什么的，光脚板老是发出噼拍噼拍的声音。我和她一见面就成了朋友。我刚到娘舅家的那天晚上，就见她一再跑到我们屋子里来盯望我，后来索性抱着她的一个两岁多的小妹妹，坐在门槛上唱起山歌来了。舅妈给我介绍说：“她是阿仙婶婶的三女儿，叫月华。”

月华马上接下去说：“我是八月里出生的，妈妈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，叫月华。你是城里来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那时怕羞不敢回答。因为我很少跟女孩子说过话，见了女孩子就会脸红。舅妈替我答道：

“他叫阿鑫，爸爸是个木匠。他爸爸新近被日本飞机的炸弹炸死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月华就邀我一起到山上去拾苦子和枯枝。苦子是从苦子树上落下来的果子，形状像栗子，但很小，只有蚕豆那么大；我们拾了两口袋，拿回家叫月华的妈妈炒了吃，味道有些苦，但很香。枯枝是各种树木上掉下来的，我们拾了两大捆，给家里烧饭起火用。以后月华还常常带我到田里去捡田螺，到溪里去摸小鳊鲢鱼，拿回家来当菜吃。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到了杭州，钱江南岸一带很吃紧，米价一天比一天贵，我们常常吃不饱饭。我虽然年纪很小，但很懂事，觉得住在娘舅家里吃白饭，心里很不安，因此很想像大人一样，为娘舅家里做些有收益的事情。现在月华教我拾苦子、拾枯枝、捡田螺、摸小鱼，可以贴补娘舅家，心里很感激她。

西北风一起，泥路上的小水塘刚结冰，月华就叫我去去晾麻雀。她说她二哥去年收割晚稻的时候，曾经用米筛晾住三只麻雀，后来叫她妈妈退了毛，出了肚内，放上一些调料蒸了吃，滋味很鲜。月华吃了整整一只。她说：“可惜你那时不在我们这里，要不，我一定分半只给你吃。”

我问：“麻雀能卖钱吗？”

她说：“能！叫航船贵伯带到城里去，八只麻雀能换半斤盐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就晾麻雀去。”

我们在沈家山下的竹林里装了三个瓦片晾，一个麻线活结晾。天天去探望，天天去放簪糠。可是麻雀很乖刁，它们老是在晾的周围用爪子扒簪糠，拣谷子吃，可是一直不上晾。有时我和月华就躲在草丛背后苦等，一直等到天黑。那时冷风从山坳里吹来，吹得身子索索发抖，脚尖发痛。月华的那件小棉袄是她姐姐小时候穿过的，又薄又硬，袖口很小。她的两只手背冻得像红鸡蛋似的，没处藏暖，就伸到我的袖筒里来。这样，我们四只手臂好像连起来一样，觉得很好玩。

我们费了很大的劲，始终捉不到一只麻雀。

一天中午，我和月华探望过雀晾回家，在山下晒谷场上，看见一个穿棉袍的老头子举着一支猎枪在打麻雀。晒谷场上麻雀很多，他放了一枪，立即打死了六、七只。

我觉得他很了不起，就问月华：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他是雨田叔公。”月华说，“我二哥就在他们家里做短工。这几天在帮他们舂米，天天舂到深更半夜。去，我们去向他讨一只麻雀吧。前几天，我二哥给他小儿子小宝掏麻雀窝，一下子掏了十几只小麻雀，他说好了要给我一只小麻雀，还没给呢！今天就去向他要一只死麻雀！”

月华马上跳过去替雨田叔公拾麻雀。她把五只死麻雀塞进雨田叔公的布口袋，把最后一只死麻雀藏在自己身背后，说：

“这一只给我，抵你那天欠我的一只小麻雀！”

雨田叔公是个五十多岁的有钱人，脸色很黄，不蓄胡髭，

光光的脖子发着难看的青灰色；两只眼睛下面，有两块浮肿的肉，像两个胡桃；下巴上有一颗老大老大的黑痣，痣上留着几根长长的黑毛。他笑着拨拨月华的脖子说：

“你答应给我做儿媳妇，我就把这只麻雀给你。”

“不，”月华害羞地扭扭身子说，“我要一只麻雀！我要一只麻雀！”

“你倒活像你二哥，专会向我逼工钱！”雨田叔公笑笑说，“也罢，难为你第一遭，拿两颗枣子去吧。麻雀，我要拿回去过老酒。”

说毕，他从棉袍袋里摸出两颗小小的黑枣，黑枣四周已经粘上了不少的旱烟屑屑。

他把那只死麻雀塞进布袋后，便不再理睬我们，动手在旱烟嘴上装旱烟，然后一边吸烟，一边在猎枪上装火药和弹子。我趁机打量他手中的猎枪，原来这猎枪有两支铁筒，一枪能放出很多子弹呢！

回家途中，月华说：

“雨田叔公老是说我长得漂亮，要我给阿宝做媳妇，阿宝是他的小儿子。”

我问：“你愿意吗？”

“我不愿意。”月华说，“因为妈妈不让我去做童养媳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能有一支猎枪就好了，有这样一支猎枪，保险一天能打几十只麻雀！”

月华说：“我们没有田，很少的一点山地也是佃来的，哪有钱买猎枪。”

第二年夏天，月华趁着给她二哥送替换衣衫的机会，有时

偶尔带我到雨田叔公家里去玩。雨田叔公家房子很大，人很多。雨田叔公说，他家里的人，加上两只守门狗，再加上鸡鸭牲畜，连同一只八哥和水缸夹缝中的老乌龟，一共有八十四张嘴巴吃饭。幸而老天照应，祖上留下这么些田地和山地，还开销得过去。

雨田叔公家的屋后，有两亩田大的一个园子。园子周围筑着整齐高大的竹篱，园里种着瓜果和糯稻，还有一个养满鲫鱼和鳊鱼的水塘。这园里的出产，全都是作为过年过节做糕饼和零食用的。

他家真正的田产，全在村外，年年夏、秋收获季节，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稻米等租粮。

月华的二哥常常在雨田叔公家的园子里做活：编竹篱啦，种蔬菜啦，收割糯稻啦，养鸡鸭啦，什么都做。夏天的黄昏，人们在他家广阔的院子里乘风凉，孩子们就在园子里玩。我跟了月华去，也跟雨田叔公的小儿子、大孙女儿认识了。

一天傍晚，雨田叔公喝过酒，兴趣很好，在园子里教儿子、孙女们打猎枪，把高粱棒子当枪靶，大家轮着放。枪筒里不光装铁砂，铁砂当中还掺杂着糯米。雨田叔公说，这种子弹是打贼用的，打在人的皮肉里，当时不会死，但等糯米发涨了，痛得要命，而且还会溃烂一年半载。小宝要他爸爸让月华也放一枪，月华不愿放。她说：

“我反正不会拿糯米去打人。”

这年夏天，天好久不下雨。月华的二哥整天替雨田叔公家庠水；后来溪水干了，又替他家在园里挖井，人弄得筋疲力尽。最后，园里的糯稻、蔬菜和养的鱼都救活了，他自己却得了重

病。夏天还没有过去，他就躺在家里，不能做活了。

## 二

二哥生病以后，月华没兴趣再找我去摸鱼、摸麻雀了。她每天一清早跟妈妈一起带着勾刀上山去割草，天黑了才回家，隔几天跟邻家嫂子挑了柴草到镇上去卖。她告诉我说：

“现在我家里没什么吃的。我们卖了柴草，才能买半升米、几升米糠和豆腐渣。用米煮粥给二哥吃，我和妈妈吃米糠和豆腐渣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！明天我帮你们割草去！”我又说：“我舅妈床底下还有半袋蚕豆，我去对舅妈说，给你们一些好不好？”

月华不作声，忽然呜呜地哭了起来，我也跟着哭了起来。

晚上，舅妈答应了我的请求，盛了一大碗蚕豆，叫我拿到月华家去。

第二天，我向舅妈要了勾刀，一早就到月华家去。可是月华的妈妈一定不答应我去割草，说我是城里长大的，经不得日晒雨淋，月华也帮着妈妈在一边劝我。我不依，月华她妈妈说：

“不听我的话，我以后不喜欢你了，把你弄出病来，我对得起你舅妈吗？”

生病的二哥也拉住我不放我走，我只得留下。可是等月华她们上山以后，我还是从山脚边割了一捆茅草，偷偷放在他家的屋门口。

晚上，月华到我家来了。她不提起屋门口那捆茅草的事，

只是在暗中生气地用眼瞪我。舅妈问：

“月华，你二哥今天怎么样？——今天我上镇卖鸡去，没工夫看望他。”

“今天他能起床走走了。”月华答道。“他想吃饭。不知怎么的，他还说很想吃鱼汤。”

舅妈说：“大病刚好的人，是这样东想西想的。雨田叔园子里不是养了一池塘鲫鱼吗，都是你二哥救活的！去捉一条来放汤吧！”

月华说：“是嘛，说起来可气人呢！我二哥没生病的时候，在河里摸到了几只河蚌，舍不得吃，也养在雨田叔公家池塘里。蚌肉放碗汤，也能给二哥补补身子。妈妈几次去向他家要，雨田叔公也不肯给呢！”

我觉得这几天来，月华好像一下子变大了几岁，说起话来也像大人似的。她整天忙忙碌碌，别说玩，就是跟我谈天的时间也很少。但从这次谈话以后，我们却有了在一起的机会。我们到处去捉鱼，整整捉了三天，可是一条也没捉到；甚至想摸几只河蚌也没有摸到。

这几天月华二哥的脾气很大，时常在屋子里骂人。一天晚上，月华只穿短裤和背心，哭着跑到我家来，拉了我舅妈就走。我以为她家里出了什么事，跟着舅妈跑过去。原来又是她二哥在发脾气，这天月华她妈又到雨田叔公家去要那几只河蚌，雨田叔公仍不答应，还把月华她妈骂了一顿，这使二哥气极了。他发誓要到雨田叔公家去讲理，月华妈拉不住他，才赶来叫我舅妈去劝他。

二哥的脾气总算平息了。月华却不回屋子里去，一个人坐

在门口想心事。我默默地坐在她身边，一起发闷。

天像要下雨似的，山风吼叫着，屋外非常黑暗。月华知道我坐在她身边，也不跟我说话。等到我舅妈正和月华妈道别时，她忽然拉拉我的手，往院子外面跑去了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但还是跟着她跑。

我们跑到了雨田叔公家的园篱门外。她把手搭在我的肩头，嘴凑着我的耳朵说：“你蹲下来。”

我糊里糊涂地蹲下了身子，她立即两脚踏上我的肩头，又叫我站起身来。我刚刚站直身子，她已经两手扳住篱门，滚了进去。竹篱发出格格一声，马上又沉寂了。

我一个人留在竹篱外，心里很发愁。我想起了雨田叔公家里那两只高大的守门狗。我把眼睛凑在篱缝里张望，园里只是黑洞洞的一片，看不见月华在哪儿。一会儿，园子深处隐隐传来了拨水声。雨田叔公家靠近园门的一扇窗子亮起了灯光，接着灯光又熄灭了。

突然，一样硬硬的东西从我头顶上落下，在我面颊上擦过，落在脚边。

“河蚌！”我失声喊道。

从里面接连丢出了三只大河蚌，接着，竹篱又发出了格格的声响。一会儿，我看见竹篱上面，深蓝色的夜空中，出现了月华的垂着双股小辫的影子。我向她伸出两手，想抱住她，但是够不着。就在这危急的一刹那，我听见园里很近的地方响起了一声枪声，月华一个筋斗滚了下来，扑在我的肩头上。

“被打着了没有？”我问。

她用手背在大腿上擦了一下，像擦污泥似的，闭着嘴不出

